

戰地日記

蕭向榮等著

戰地

之初
書店
印
行

戰地日記

無瑕編

有著作權

不準翻印

著作者

蕭向榮

曹聚仁

王景琦

發行者

之初書店

代售

各大書局

實價二角

1938

第一編

北戰場上的日記

- 一 出發去毀滅敵人
- 二 向白岩台開進
- 三 冒着雨前進
- 四 我們勝利了
- 五 民衆力量的偉大
- 六 敵情

第二編

東戰場上的日記

- 一 信號燈的犧牲者

二 拉鋸般拉了十多天

三 一部紀念冊

四 爲之愴然

五 也只徒耗彈藥

第三編

隨軍三月雜憶

一 想到那裏寫到那裏

二 躺着想起一切

三 一位折臂軍官

四 受彈炸的洗禮

五 一個飛機笑料

六 和老百姓談談

七 一連串的反問

八 使我不能忘掉

九 太倉縣的沉寂

十 蘇州真是樂鄉

十一 個個向那裏跑

十二 第一困難問題

十三 空襲緊急警報

十四 臨別崑山之前

十五 飛機着火爆炸

十六 雨天的愉快事

十七 在十日那一天

第一篇 北戰場上的日記

出發去毀滅敵人

早晨六時，和暖的太陽，剛從山後露出了黃金色的光輝，射到富有南方風味的瓦蓋的屋頂，照着那房屋後面的樹梢，照着人們愉快的臉面。那是多麼可愛的美麗的朝晨呵！微風一陣陣地吹拂着，襲着人們的身上，使人感覺着身上兩件薄薄的單衣，已是有一點寒意！呵！又到了秋涼的天氣啦！

在本地僅有的一所國民小學校內的空坪裏，裏面靠東邊的牆根側旁，長着一株孤獨的柏樹，青蒼綠翠，傲然地獨自生存。陽光從東面照來，覆成地面很大一塊的陰影。坪的中間，安置着一張方棹，連凳也沒有一條。在那周圍，已經集合着百餘個年輕而活潑的，個個都顯現着心情愉快的，

在談談笑笑的人羣。有的手携着手的站立在教室的門口，有的并肩坐在階前，也有的走來走去和別的人在打招呼。大家都是具着同樣的一個熱望，熱望着師長今天的報告，因此互相談論着，在猜想。

一瞬間，林師長出現在已經安置好了的方棹的旁邊，他站着，立即把所有的的人們的視線，都集中在他一個人的臉上，身上。——「陰丹士林」的半新的軍裝，小皮帶，慈和的面孔，不高不矮中等的身材，一位年青的百戰健兒！

亂雜的，無秩序的，站着，坐着的人羣，很迅速地集合起來，挨着依次席地而坐，全場靜寂下來。

林師長回到前方，今天算是第一次和這衆人們見面，所以大家都很高興地，歡喜地，互相低聲耳語地論着談：

「你看，胖了一些了！」

「呵，老了一點，鬍子都濃黑一些了呢？」

「還不是那樣年輕，那般和靄，和從前一樣嗎？」

談着，眼睛望着他的面孔，心裏發生無限的敬愛。

沒有經過什麼形式，師長就開始說話了，他首先對着三四三旅連以上的幹部同志，講了一些別後重逢的慰勉的話之後，便開始做他昨天夜裏在陳旅長的辦公棹上準備好的報告——關於目前抗戰的形勢與我們的任務及我們的戰術戰畧原則的報告。聲音清晰地穿入人們的耳鼓，全場都靜寂的傾聽着，眼也不轉動的注視着。有許多人，便從口袋裏取出水筆和日記本子，很注意的一面聽着，一面筆記。報告的每一字，每一句，都興奮着每個人的心弦。誰也沒有咳嗽一聲，來擾亂旁人的聽覺。全部的報告，大約經過了二個鐘頭。最後他說：我們現在要在這一帶地區，求得一個戰鬥，給獸軍一個打擊，給友軍一個配合，給部隊一個興奮。接着他繼續說：這

幾天來，我（師長自稱）正在研究着，這個仗究竟要如何打法。才能取得完滿的勝利，使我們能捉到幾千俘虜，一直往後面送去，來鼓勵民衆抗戰的熱情與勝利的信心。說着，大家都興奮得笑起來了，每個人的心裏，都希冀着將要到來的勝利的第一戰，能够很快的達到。

這時候，通訊員送了一份電報進來，師長接着在看，沈默着，再把昨天才得來的一份五萬分之一地圖，仔細的看着，然後便向我們宣佈：

「敵人大約有一個旅團，今日正向平型關友軍陣地進攻；我們要配合這個戰鬥。所以你們全旅，今天下午就出動，回到冉莊宿營。今天的會議在此結束，馬上回去吃午飯，飯後各就駐地出發。」

掌聲像雷鳴似的鼓起來，在這緊張的空氣中，人們都站起來，異常興奮地，笑嘻嘻地離開了會場走出了校門。

人在動，馬在跑，電流飛速的在電話線上流轉，無線電的發電機，也

被搖動着嗚嗚長鳴，許多人都在收拾自己的行李——摺背包，穿草鞋，行軍水壺裝進開水，送回老百姓的門板凳子，棹子等等，炊事員忙着辦理中午的稀飯，騾子在槽中吃草料。附近的老百姓，都驚奇的望着我們，不知道是什麼事。我們的人在解釋——我們要出發去消滅敵人，我們不拉一個民伕，不拉一隻牲口。

沿着一道東西向的山溝，向西而行。那裏誰也分不出那邊是路，那邊是河，河就是路，路也是河的，無數的大石小石，亂雜的鋪成崎嶇不平的石地。從山溝裏流出來的水，曲折迴環地，把必經的道路，一次又一次，以至數不清的次數遮蓋起來，使人們不能不涉水而過。一條灰色的雄偉的人流，逆流而上，陽光正直射着頭頂，縮成短短的黑影在移動着。潺潺的水聲，得得的啼聲，沙沙的步聲，嫋嫋的歌聲，互相應和着，更遠遠的從西北角上的高山背後，又不時地送來忽疏忽密的隆隆的炮聲。人們興奮着

，血液在沸騰，忘記了疲勞，忘記了石頭碰在足上的痛楚，也不覺得天已經昏黑，，依然三步作成二步地前進着。

向白岩台開進

隆隆的炮聲，依然經過許多重疊的山嶺，時隱時現地送入人們的耳鼓裏來，有時又來着送來了轟轟，轟，轟的聲音，山谷被震動着，地面也被震盪着。這是飛機上拋下來的炸彈的爆炸。

這裏的百姓，大都跑走了，只剩着很少很少的幾個人。女人們，小孩子們，一個也沒有看見。也不知道他們還是害怕敵人的飛機的光顧，或恐怕那野獸一般的敵人打到這個地方來摧殘蹂躪，還是懼怕我們的軍隊的無秩序的擾亂。我們前幾天曾經到過這個地方，那時他們大概是因爲不了解我們的紀律而跑走了，後來經過我們到附近的山上，進行了許多的宣傳，

并以模範的行動來實際的解釋，才把他們號召回來。男男女女，老老幼幼，都笑嬉嬉的回了家。有些年紀比較老的，下顎已經長着白色的鬍子的人，伸起着大拇指，向我們點頭稱道：

『活了這幾十年，從來也沒有看過你們這樣好的軍隊！』

『是的，咱們都一家人呢！』

因此，一簍簍肥美的紫葡萄，金黃色的梨子，鮮紅而極其美麗可愛的沙菓，都從不遠的菓樹園裏摘回來，一挑挑的擺滿了這狹小村街。一羣羣的人，也都圍攏起來，吵雜的在購買着。不一會的工夫，便全都賣光了，剩下了空筐，換來的一疊的鈔票，銅元。大家都異常高興。到第二天早晨，我們離開這個地方時，他們還是一羣羣的站在道旁，毫無驚懼的目送着我們前進。

然而，這一回重返此地時，他們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，已經跑得個精

光了，只空剩着那破舊的靜寂的古屋，依然如故，這真使我們深深的感覺到，戰區的工作是何等的薄弱呵！如果我們不用極大的努力，來建立戰區的工作，加強戰區羣衆的領導，以轉這一種驚人的現象，那將使我們的抗戰不可免的要感受到極大的困難——糧食無法採辦，嚮導無法僱請，運輸担架更無法解決，更那裏談得上組織廣泛游擊戰爭，積極的去擾亂敵人，破壞敵人，疲勞敵人，以配合軍隊的作戰呢？真的，非立即轉變不可！

早飯後，聽說陳旅長，楊團長已親自到平型關至東河南鎮一帶，馬路以南的山地去偵察敵情，地形了。部隊除派出警戒，偵察的以外，其餘則隱蔽待機，並決定以營爲單位，傳達昨日林師長在幹部會議上的報告，進行戰鬥動員。團長，副團長，政治處主任，分別到各營去做報告，特別着重說明這次戰鬥的意義——保衛平型關，關係於山西及華北抗戰的前途，關於整個的政治影響，並說明我們勝利的把握——這一帶地區是山地，能

求得山地戰；敵人在運動中，能求得運動戰；平型關陣地有友軍的配合，能求得配合戰；這些客觀上的條件，都是有利於我，不利於敵的，再加上我們活潑靈巧的戰術，極富經驗的領導，全體戰士的英勇果敢，我們是有必勝的把握的。最後便說到在這次戰鬪中，每個指戰員應有的動作——堅決服從命令，完成自己的戰鬪任務，靈活機動，發揚我們戰術上的特長；猛打猛沖，猛追，重傷不哭，輕傷不下火線，做其他同志的模範等等。支部也召集了黨員大會，討論本支部要怎樣來保證戰鬪任務的完成，討論火線上黨員要怎樣來做模範，以影響非黨員的戰士。

有許多同志，又跑到附近的山上，山溝茅屋裏。去找羣衆了。一批批的男男女女，被引導着回到莊裏，回到各自的屋子裏，又是那笑笑嬉嬉地在收拾自己的傢具。

一切的人都忙着，動着，工作着，思想着，擦拭着自己的槍，用破布

撕碎打草鞋，整理包袱等等。只有那沒有什麼思慮的駝，載行李輜重的騾馬，安然地在屋後草地上吃着青草。

黃昏後，第六集團軍總司令部專員，送了一封信來，信封裏面裝着一份「二十五日平型關出擊計劃」的圖，圖上劃着紅藍二色鉛筆所劃的粗線標記，並註明二十五日拂曉後開始實行。還看見在明天五路出擊的計劃中，希望我軍担任東河南鎮及蔡家峪的兩路。

師長和副師長，在洋蠟光下研究着，桌上鋪着五萬分一的軍用地圖，圖上的每一根線差不多都被看過了。最後定下決心，立即在電話中下達了命令：「於本晚二十四時出發，向白巖台開進」。（於冉莊）

冒着雨前進

滂沱驟雨，完全出人意料地猛然從空而降，黑雲佈滿着天空。就是連

一顆小星，也不容人們的窺視。周圍全是漆黑的，山岳，河流，道路，房屋，一切都完全沉沒在黑暗之中，連自己前面的一個人都不能看見。

在昏暗中，很清楚地可以分辨出那嘩嘩的雨聲，河裏流水的響聲，腳踏着在沙地上又被提起來的步聲，及人們身上掛着的口杯，不時敲在槍膛上的響聲，此外，再也沒有別的音響。

又是沿着一道山溝的小河旁邊前進，有時走着沙地，有時又要橫過河中，總是這樣走來走去，比白天所走的路還更困難、

戰士們，全都沒有雨具——斗笠、傘、雨衣一件也沒有，冒雨而行。雨點打到衣服上，打到帽子上，打倒臉上，帽子和臉上的積水，又從頭上流進了胸前：流進了背上，一直從腳底下流出來。全身都濕透了，像掉在河裏爬起來似的——包袱毯子都全濕透，槍也是濕的，子彈帶也是濕的，身上驟然增加了數倍的重量。冷風又無情的一陣一陣的吹來，沒膝的河水